



时代的精神状况

MAN IN THE MODERN AGE

[德] 卡尔·雅斯贝斯 著

王德峰 译



C E N T U R Y L I B R A R Y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OF SHANGHAI



时代的精神状况

MAN IN THE MODERN AGE

[德]卡尔·雅斯贝斯 著

王德峰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OF SHANGHA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代的精神状况/(德)雅斯贝斯(Jaspers, K.)著;王德峰
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11
(世纪文库)
书名原文: Man in the Modern Age
ISBN 7-5327-3110-3

I. 时… II. ①雅… ②王… III. 雅斯贝斯, K.
(1883—1969)—哲学 IV. B51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8206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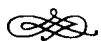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赵凤珍
封面装帧 王晓阳

Karl Jaspers
MAN IN THE MODERN AGE
Routledge & Kegan Paul Limited, 1951
根据劳特利奇和基根·保罗出版公司 1951 年版译出
(Exactly as in original edition)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c) 2003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alter de Gruyter & Co.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1996-017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 世纪文库 ·
时代的精神状况
[德]卡尔·雅斯贝斯 著
王德峰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200001 www.ewen.cc)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市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8 375 插页 5 字数 165,000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100 册
ISBN 7-5327-3110-3/B · 156
定价:19.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世纪文库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包南麟 叶 路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郭志坤





“世纪文库”出版说明

为了系统整理和充分展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学术文化资源,进一步拓展我们的文化视域,大力推动中国学术创造与前进的步伐,我们决定出版“世纪文库”。

“世纪文库”定位于出版高质量的优秀学术图书,特别是已获定评的中外学术经典。“文库”分两大类,即著作类与译作类。“文库”将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如哲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语言学,等等。

作为一套开放性的学术丛书,“文库”将始终注重所收著作的重要性、原创性和开拓性。为严格保证“文库”的学术质量,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文库”将主要重版集团内外已经出版的、经时间检验确属学术精品的图书。“文库”已建立起一套严格的专家评审机制,所有入选图书都在有关专家论证、审定的基础上,由编委会讨论确定。

我们希望“世纪文库”的出版能助益于人类优秀文化的积累与建设,成为世纪性的学术文库;我们也敬盼学界支持我们的追求,让我们共同建设中国学术的未来。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英译本重印前言

本书写于 1930 年。当时我虽相当了解法西斯主义，但对国家社会主义几乎一无所知。当我还在为书稿的完成而喜悦时，十分震惊地听说国家社会党人在 1930 年的选举中赢得了最初的胜利。书稿被搁置一旁有一年之久，因为我不想让它在我的三卷本《哲学》之前问世。《哲学》在 1931 年发表。该书发表后几星期，本书也出版了。

为了阐明那个时代，我利用了仅属于那些特别岁月的事实材料，因而本书在许多方面都感染了当时的气氛。尽管自它问世以来已发生了种种事情，但是若考虑一下今天的哲学状况和世界情景，那么我认为，它在现在和当时一样有效。

试图作哪怕最微小的改动，如今在我看来也是一种篡改。此次德文第五版的英译本的重印——与此同时，德文第五版也在德国重新发行——比之 1931 年的初版，仅在文字风格上有一些修改，而所用材料则一如初版。

卡尔·雅斯贝斯



目录

001 英译本重印前言

001 导 言

033 第一篇 生活秩序的界限

036 1 技术和机器成为群众生活的决定因素

039 2 群众统治

039 群众的特性

041 群众的影响

044 3 技术性的群众秩序与人的生活之间的张力

048 先进技术时代中的意识

052 机器的统治

057 领导

061 家庭的生活

065 对生活的畏惧

067 工作中的快乐问题

071 体育运动



- 075 **4 稳定不变的生活秩序的不可能性**
- 079 **5 企图证明被当作绝对而表述的生活秩序能够建立的种种尝试(现代诡辩)**
- 081 对群众的崇拜
- 082 故弄玄虚的语言和反叛的语言
- 085 不作决定
- 087 精神被用作手段
- 089 **6 当代生活秩序的危机状况**

095 **第二篇 整体中的意志**

- 097 **1 国家**
- 098 国家意识
- 106 战争与和平
- 112 政治活动的方法与影响范围
- 117 **2 教育**
- 117 教育的意义
- 121 国家与教育
- 124 **3 整体的不可理解性**

131 **第三篇 精神的衰亡与可能性**

- 134 **1 教化**
- 134 教化与古典世界



136	教化的普遍降格与能力的专门化
139	历史的汲取
144	新闻报刊
148	2 精神的创造
150	艺术
156	科学
162	哲学

169 **第四篇 当代关于人的实存的概念**

176	1 关于人的科学
176	社会学
179	心理学
182	人类学
188	2 实存哲学

193 **第五篇 人类可能的未来**

195	1 无名的力量
195	自由的颠倒
198	诡辩者
202	关于时代之实在的问题
205	当代人
208	没有阵线的战斗



211	2 个体自我在当代状况中的维持
213	嫉世或入世
216	技术的统治权、原始的认识意志、无条件的 联系
221	向历史性的沉入
225	人的高贵性
227	团结
230	贵族与政治
232	对高贵的冒僭
233	哲学的生活
234	个体自我的状况
238	3 沉思的预见和能动的预见
238	沉思的预见
241	什么即将发生？
245	能动的预见
250	译后记



导 言

百多年以来，人类状况的问题愈益紧迫起来。每——一代人都曾经从自己的角度尽力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以往，仅仅是少数人焦虑地思考我们的精神世界所面临的危险，而现在，大战以后，这种危险的严重性已是人人都清楚了。

可是，这一课题不仅无法被探索穷尽，而且对它难以下确定的定义，因为恰恰就是对它所作的关注改变了它。过去的状况可以视为终止了的状况，它们已幕落剧终，已度过自己的时辰而不复存在。现在的状况却具有激发人的特性：对它的思考有助于确定从它当中将要演变出什么。

尽人皆知，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状况并非一种终极状况。

曾有一些时代，其中的人认为，他的世界是处在逝去了的黄金时代与随上帝目的之实现而将到来的世界末日之间的一个持久不变的中间阶段。人自己去适应他所遇到的生活而并不想改变它。他的活动限于努力改善自己在周围环境中的地位，而环境则被认为在实质上不可改变。在这些环境里，他有安全的港湾，这港湾就和他一样，是与天、地连在一起的。这世界即是他自己的世界，哪怕这是一个并



不重要的世界——因为，对他来说，仅仅在一个超验的王国中才有真实的存在。

同这些时代的人相比，今天的人失去了家园，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他们生存在一个只不过是由历史决定的、变化着的状况之中。存在的基础仿佛已被打碎。对于古时的人来说，生活与认识的统一似乎完全是不证自明的。对此，我们已不再感到奇怪，因为我们了解到，我们过去的同类是在现实宛如被蒙上面纱的条件下生活的。至于我们自己，则已能按事物的实际情况来看事物，而这就是生活的基础在我们脚下动摇的原因。既然思想与存在的一致（这种一致，以前从未受到挑战）对于我们已不复存在，那么，我们就在一边看到生活，在另一边看到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同伴对生活的意识。我们不像我们的前人那样单只想到这个世界。我们思索这个世界应该怎样理解，我们怀疑每一种解释的正确性。在每一个生活与对生活的意识表面一致的地方，背后都隐藏着真实的世界与我们所知的世界之间的区别。所以，我们生活在一种运动、流动和过程之中。变化着的认识造成了生活的变化；反之，变化着的生活也造成了认识者意识的变化。这一运动、流动和过程把我们投入了无休止的征服与创造、丧失与获得的漩涡之中。我们在其中痛苦地周旋，大半是屈服于潮流的力量，只能偶尔在有限的范围内尽自己的努力。因为，我们不仅仅是生活在一个一般地属于人类的状况之中，而是当这一状况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呈现出来时，经历着它。它来自以前的状况，并向其后的状况演进。



于是，我们关于这一我们自身在其中是一个因素的运动意识，就有一种奇怪的双重性质。由于我们现在所知的世界不是最终确定的，我们的希望就不再寄托于天国，而是转向了人间。人间可以由我们自己的努力来改变，所以，我们对尘世完善的可能性抱有信念。但是，另一方面，个人即使在有利的情况下也只有有限的干预力量，而且还不能不承认他的活动的结果远非取决于他所致力的目标，而是取决于总的环境条件。因此，他不得不痛心认识到，他的影响之所及，比起他所抽象地意识到的广阔的可能性，是多么的狭小。最后，这个世界的进程（无人对之满意）在许多方面都令他失望。所有这一切，都使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蔓延开来。人倾向于认为自己是被种种事件拖着前行的。这些事件，在他比较乐观时，曾是他希望加以引导的。一种宗教信仰认为，人在神的面前等于无。抱有这种信仰的人，不为变化的事件所扰。变化是上帝意志的产物，并不被认为同其他能够设想到的可能性有什么冲突。然而，今天，那种想要认识一切的骄傲以及把自己看作世界的主人，从而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世界的妄自尊大，叩响了所有的大门。但与此同时，这类骄傲与自高自大所遭到的挫折又引起了一种可怕的虚弱感。人该怎样适应这种情况而不受其影响？这是当代状况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人不仅生存着，而且知道自己生存着。他以充分的意识研究他的世界，并改变它以符合自己的目的。他已经学会如何干预“自然的因果关系”，只要这种关系仅仅是不变



的相似物的无意识重复。他不仅仅是尚存着的能知者，而且自己自由地决定什么将存在。人是精神，人之作为人的状况乃是一种精神状况。

任何想要阐明当代状况的人都必须从考察下述问题开始：当代状况迄今为止是被如何看待的？它是怎样产生的？一种状况一般地说来是怎样的？它表现出哪些方面？对于人的本性的问题，今天的答案是什么？人类正走向怎样的未来？这些问题愈是回答得清楚，我们将愈是确定无疑地经由知识而进入无知的不安之中，将愈是迅速地到达这样的边缘：在这个边缘上，人认识到自己是个体。

时代意识的起源

人对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的批判，与人的自我意识一同发生。我们自己对于现时代的批判，根源于基督教关于历史进程走向拯救计划的实现的观念。我们（大多数人）已放弃了这一观念。但是我们对于自己时代的态度，不是从这一观念中形成起来，就是出于同它的对立。救世主基督在一定的時候出现。这标志着历史的终结。因此，我们人类只须等待着，准备迎接末日审判。这个暂时的尘世，其末日近在眼前，因此变得毫无价值。同这种观念相对立，形成了诸如关于各种事件循环再现的思想，关于人类文明起源的思想，以及关于一个世界帝国



的意义的思想。但是，同这些思想相比，基督教的理想，由于它在由它所孕育而成的历史中所具有的普遍的、独一无二、不可取消的作用，对个人有着不可比拟的支配力。虽然基督徒们把他们在其中生活的时代当作整个世界，但是他们关于那个时代具有确定无疑的性质的意识却被大大加强了。

这种历史观是超自然的。历史事件，就其已经发生的而言，是人类堕落、摩西启示、犹太人作为上帝的选民的使命，以及先知预言的实现等等的不可测知的结果；或者，就其尚待到来的而言，则仅仅与向世界末日的趋近有关。这个世界在其内在性质上已成为根本上非历史的，因为它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但是，当这种超自然的观点转变成或被取代为另一种关于世界是一种运动、一种内在的进步的观点时（虽然关于人类历史的惟一性的观念依然留存），在人们的头脑中就唤醒了这样的意识，即他们自己的时代由于某种原因而不同于在它之前的所有时代。他们终于为这样的信念所鼓舞：或许自发地、不可觉察地，或许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某种与以前不同的事物将从他们的时代中产生出来。

从16世纪起，就有一根不间断的链条，伴随着世代的接续而一环接一环地将时代意识代代相传。这一连续的过程起始于对人的生活的有意识的世俗化。一批在欧洲范围具有影响的志同道合的人物，复兴了古典学问，在艺术、科学和技术的领域内制定了新的纲领，取得了新的成就。这些革新者们的精神状态，用乌尔里希·冯·胡滕的话来说



就是：“头脑正在觉醒，活着是一桩乐事。”这是一个发现的年代。世界的所有海洋与陆地开始为人所知。新的天文学诞生了。伟大的技术时代露出了曙光。国家的管理正在民族化。关于进步的观念开始形成，在 18 世纪达到顶点。在此之前，当人们瞩目未来时，他们的目光所投之处乃是世界的终结与最后的审判日。而现在，他们却期待着文明臻于尽善尽美。卢梭决心要惊破这种自满自得的美梦。1749 年，有一项奖金颁给论述艺术与科学对于改善公众道德的作用的最佳论文。卢梭应征撰文，声言科学已经损害了道德。这样，他便开创了从此一直钉着进步鼓吹者们不放的批判。

时代意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种意识最初是少数几个人的精神生活。这些人知道自己是时代的真正代表。他们的时代意识首先着迷于建立秩序良好的政治生活，其后就指向了人的实存本身。此时，如下的思想已经有了基础：以往，生活是依其所是的样子而被接受的；现在，人的理性能够有目的地塑造生活，直到使生活成为它所应是的状态。法国革命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它被看作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在这个新时代里，为理性原则所指引的人将决定自己的命运。所以，它一开始就受到了欧洲思想的领袖人物们的热情欢呼。

早先的任何一次革命都未曾有过改造人类社会的明确意图。例如，笛卡尔就没有反对他的国家的法律与习俗，而仅仅敢于想到人的内心的革命。他断言，打算用彻底摧毁一个国家，然后在全新的基础上予以重建的方法来改造国



家是荒谬的。甚至 17 世纪的英国革命^①也只是根源于宗教和民族尊严的观念。新教的确是通过返回原始教义来改革基督教的,但是毫无世俗化的企图。相反地,宗教改革家们所提出的指控恰是谴责教会已变成尘世的机构。通过其领袖的人格而为上帝服务的克伦威尔铁甲军的战士们,正是怀着对新教信仰的热情而投入到为提高英国人(上帝的选民)的地位而作的英勇斗争中去的。法国革命则是第一次以按照理性的原则重建生活的决心为动力的革命。一切由理性发现为人类社会之莠草的东西都要被无情地铲除,付之一炬。哪怕历史悠久的传统也失去了维系旧事物的力量!法国革命者的惟一先驱是来自英格兰的清教流亡者。这些流亡者试图在大西洋彼岸建设他们在自己的祖国未能建成的事物。在世俗化过程向前推进的日子里,这些意志坚定的斗士们甚至宣布了人权学说。

法国革命令人惊讶的结果,是它经历了一个向自身对立面的转变。让人获得自由的决心演变为破坏自由的恐怖。反动派于是积聚了力量。对这场革命的敌视、防止它再次发生的坚定意图,成了一切欧洲国家的指导原则。但尽管如此,革命毕竟发生过了。人们开始对一种生存方式的基础不安起来。他们从此认为自己对这种基础负有责任,因为它可以被有目的地加以改变,可以重新塑造得更接近于人心的愿望。康德在 1798 年所作的预言直到今天仍

^① 德国作家们用“英国革命”一词指不列颠历史学家所称的“大反叛”,而不是指 1688 年的立宪革命。——英译者注